

# 重讀〈狂人日記〉與「狂人」：殘障政治視野的提問

劉人鵬

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大約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，中國傳統漸漸遭遇方方面面的所謂現代衝擊，現代醫學、心理學、警察秩序等各種機制漸漸盯住瘋狂，逐漸生產「神經病」現代新詞與新意義，指涉「精神疾病」的現代新語詞及其意義，在當時與「瘋」、「癲」、「狂」等傳統語詞及其意義同時並存。魯迅的〈狂人日記〉以一個「瘋子」為主角，被文學史家譽為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」，以其「內容與形式上的現代化特徵，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。」事實上，回到這篇耀眼的「現代」作品產生的時代，對照當時傳統遺跡較為生動的文本，如報紙新聞、傳記回憶等，這篇被視為「現代」的作品，值得我們留意的其實是這個「現代」究竟如何收納與改寫當時並存的各種意義。

現代文學史或文學評論對魯迅〈狂人日記〉的解讀，或強調其寫實，或強調其象徵，不論如何，一直主要生產著關於作家魯迅、現代文學、思想、文化與國族等大論述的意義。至於醫療意義下的瘋狂，過去對於魯迅〈狂人日記〉的研究已有一些涉及醫學者，但較多是從作家魯迅生平與醫學的關係或其作品中的醫學話語為主，重點傾向於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，「狂人」或「瘋狂」多半放在作家作品研究領域中闡發其隱喻意義或文學藝術、思想上的成就。

本文觀察〈狂人日記〉中「狂人」作為小說虛構的「以供醫家研究」(414)的角色，這個從現今看來可稱之為「精神障礙」而在當時也包含了現代醫學意義裡稱之為「迫害狂」(414)的精神疾病的圖像，如何提供一個窗口，動態地呈顯文化、作者、文本與讀者間的交換。亦即，我們觀注的重點希望不是作者與作品在藝術或思想上的成就，而是「狂人」或「瘋子」在這樣的創作與閱讀歷史中，經歷了什麼。我們可以視「狂人」為多重位置互動的產物，創造並再創造了瘋狂的形象，作為文學文化投資的一個有力的產品，但也不忽略文學世界以外被視為「精神病」或「瘋子」的現實存在。

論文分為以下四小節：(一)「狂人」、「吃人」以及小說與現實；(二)從〈狂人日記〉的「狂人」作為一個精神病人，重讀〈狂人日記〉如何書寫精神病人病狀及其社會遭遇；(三)〈狂人日記〉的解讀歷史；(四)對於底層或邊緣人物的「寫實」或作為「象徵」的問題，亦即，「狂人」在再現上的負擔。

關鍵詞：〈狂人日記〉，魯迅，瘋狂，迫害狂